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59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 / 刘硕良

水与土

[意] 夸西莫多

(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吕同六 刘儒庭 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 / 刘硕良

水 与 土

〔意大利〕夸西莫多

(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吕同六 刘儒庭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与土/(意)夸西莫多著;吕同六,刘儒庭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3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刘硕良主编)

ISBN 7-5407-1957-5

I. 夸… II. ①吕…②刘… III. 诗歌—作品集
—意大利—现代 IV. I54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31 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水与土

[意] 夸西莫多 著

(1959 年获奖)

吕同六 刘儒庭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201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 7-5407-1957-5/I·1216

定价: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和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

先生 1981 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 50 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 1901 年开始颁发，到 1991 年止，中间有 7 年因战争未授奖，有 4 年每年授予 2 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 88 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 5 大洲 30 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 12 人，美国 9 人，英国 8 人，瑞典 7 人，德国 6 人，意大利 5 人，西班牙 5 人，俄苏 4 人，挪威、丹麦、波兰各 3 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 2 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 15 国各 1 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

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

托马斯·曼、海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 3 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 19 种的 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

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塞弗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子桂林

·译本前言·

心灵与时代悲剧的闪照

——夸西莫多抒情诗探幽

吕同六

意大利是诗歌和音乐的国度。确实，翻开意大利文学史册，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诗人的名字纷呈于我们的眼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但丁、彼特拉克、科隆纳、阿里奥斯托、塔索，捍卫真理和自由的英勇战士和歌手布鲁诺、康帕内拉，抒发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白尔谢、曼佐尼、莱奥帕尔迪、卡尔杜齐，融会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自成一家的帕斯科利，以及在 20 世纪诗歌领域独树一帜的“隐秘派”诗人。在这星汉灿烂的诗人行列里，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 Quasimodo）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他和蒙塔莱、翁加雷蒂并列为意大利最优秀的三位抒情诗人，是“隐秘派”^① 诗歌的重要代表。

① “隐秘派”国内现有多种译名：隐逸派、奥秘派、封闭派、神秘派。笔者再三斟酌，觉得似以译为“隐秘派”较妥。

一、“生活的道路，赋予我诗与歌”

诗人的生活，首先是“人的生活”。这是隐秘派诗人翁加雷蒂的一句名言，它精辟地道出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诗人的生活道路与诗歌创作道路的关系。和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夸西莫多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走过了漫长的、崎岖的人生之路。正如他在诗中所吟咏：

我的生活历经磨难。

——《致父亲》

夸西莫多 1901 年 8 月 20 日诞生在意大利南方西西里岛莫迪卡镇。这是一座曾以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大放异彩，而近代却沦落于穷困、荒凉的岛屿。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员，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家庭。由于父亲工作的频繁调动，夸西莫多的童年是在不断的迁移中，在许多穷乡僻壤的小城乡度过的。七岁那年，西西里发生大地震，不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十万人丧生。废墟、抢劫和死亡，一齐闯进了少年宁静的梦境。故乡西西里，它的悲苦和忧伤，它为贫困、饥饿、沼泽和疟疾所困扰的生活，从此深深植根于夸西莫多纯朴的心灵，“痛楚的现实，仿佛锐利的刀刃，把真理铭刻在心”。不管此后浪迹何方，故乡西西里的形象始终萦绕在诗人的脑际，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

夸西莫多的姑母酷爱诗歌，时常给他朗诵但丁的史诗《神曲》，在他稚嫩的心田撒下了诗歌的种子。后来，他如饥似渴

地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作品，从中汲取营养。十四岁时，少年夸西莫多开始写诗。同时，他在一位神甫的指导下，用心阅读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作品。起初，他在帕勒莫、墨西拿技校学习理工科，但他很快就把注意力倾注于文学，随后索性转而研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在古典文化领域获得很深的造诣。可是，家庭拮据的经济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谋求生计。这时，正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幽寂的长夜”笼罩大地，他的心也“在黑暗中惆怅迷乱”。夸西莫多被迫到处漂流，南方各省的山区和平原，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这个“游子”的足迹。他做过各种不如人意的工作，当过五金店营业员、百货商店会计，后来才在土木工程局找到固定的职业，每日领取三十里拉的薪水，这使他从此有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从事诗歌创作。

灾难岁月里的风云变幻，人生旅程中的横逆多蹇，夸西莫多切身体验到的欢乐与痛苦，爱情与忌恨，使他逐渐成熟起来，给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啊，生活的道路

赋予我诗与歌。

——《归乡》

1929年，夸西莫多前往佛罗伦萨。在这座以文化摇篮著称的古都，他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结识了“隐秘派”元老蒙塔莱。翌年，夸西莫多的处女作《水与土》问世，他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诗集《消逝的笛音》（1932）、《厄拉托与阿波罗》（1932—

1936)、《新诗》(1936-1942)。1939年,他应聘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讲座教授。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完全摆脱了少年时代习作中模仿名家的痕迹,鲜明地体现出“隐秘派”诗歌的特征。“隐秘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诗坛崛起的一个流派。它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又是意大利法西斯专制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隐秘派诗人避开严酷的现实生活,转向自我,观察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着力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细微奥秘的感受,抒发在邪恶的现实的重压之下孤独、哀幽的精神状态。“隐秘派”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回避直露地抒写事物与意念,喜欢用奔放的想象,独特的象征,新奇的隐喻,巧妙的寄托,来提炼和建立饱满的艺术形象。这一派诗人讲究诗歌的韵律和音乐性,强调词语的音韵比其涵义更富有表达主观感觉的力量,力求开挖出词语蕴含的无比丰富的感情色彩。在“隐秘派”诗人看来,全神贯注于自我,探索内心世界的奥秘,是那黑暗、恐怖的岁月里寻求解脱的惟一方式。法西斯当局自然不喜欢这样的诗歌。它需要欢呼这个野蛮政权的颂歌,需要对它的殖民扩张主义的礼赞,需要充斥冒险精神的行进曲。“隐秘派”诗人正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孤凄、哀幽的精神状态,抒发了相当广泛的一部分人对法西斯政权既不愿顺从,但又无力反抗的苦闷、彷徨的情绪,吐露了他们执著地追求自由与民主、挚爱祖国与家乡、维护个性尊严的情感。

倘使说,“隐秘派”的鼻祖蒙塔莱是位出色的“生活之恶的歌手”,另一位“隐秘派”元老翁加雷蒂则以抒发同时代人的“灾难感”见长,那么,夸西莫多的诗歌又有所不同。吟诵

他的诗篇，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的震跳；他的抒情诗既表现人的孤凄、哀幽的千情百感，又倾诉摆脱孤独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苦恋；既充满象征的寓意，又富于生活的气息，若明若暗的朦胧意境中，跳动着一片真挚、轻快的情致。

对西西里，对在家乡度过的童年的缅怀，犹如一支低回婉转的旋律，反复出现于他的抒情诗。

在芳华乍吐的岁月，夸西莫多告别亲人，离开了西西里。他饱尝漂泊天涯的苦楚：“啊，沦落异国他乡，你是多么孤苦伶仃！”（《通向阿格里琴托的路》）诗人“一颗紧皱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可爱而苦难的家乡。离情和乡愁，“朝朝暮暮萦绕梦魂”（《南方的哀思》），诗人对西西里的怀念，可谓声声含愁，字字带泪：

我的故乡在南方
多么遥远，
眼泪和悲愁
炽热了它。

——《我这个游子》

夸西莫多怀着一腔深情，赞美遥远的、富庶的西西里大地，它的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勤劳、朴实的人民。他向每天清晨“肩背鱼篓，挂起满帆”，唱着离别之歌去海上捕鱼的乡亲们表示敬意，抒发自己愿为西西里分忧担愁的赤子之心：

啊，大地